

應天府志卷二十八

人物傳三

吳唐固字子正句容人也父翔爲丹陽太守固家焉
固修謹博通文史吳主權甚重之見固輒歛容陸
遜張溫駱統皆拜固其爲名流宗尚如此黃武間
位僕射所著有國語公羊穀梁傳註時方尚攻伐
謀勇而固獨以儒自業講授常數十人

晉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
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

翫不知棋局幾道擣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
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彞目
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
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見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
法從祖玄以其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
法焉洪傳玄業兼綜練鑿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
非而才章富瞻晉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
秘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
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

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
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
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
里禮辟皆不起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
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
遷諮議叅軍于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
散騎常侍領著作洪固辭不就乃求爲勾漏令帝
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
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崖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

乃止羅浮山著書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
難通釋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
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軍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
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
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
方四卷洪博聞涉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
馬又精辯玄顯析理入微年八十一卒視其顏色
如生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許謚句容人少以博學知名仕爲郡主簿王導蔡
謨辟從事皆不赴後官至散騎常侍

唐許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叅軍事
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御史
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子儒字
文舉高宗時爲奉常博士長壽中歷天官侍郎弘
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

大明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也身長七尺餘面如鐵色
一足偏跛慷慨有奇志博學雄辨所交皆豪傑知
名視世儒蔑如也

高皇帝既下江南聞炎名召見炎陳胡運將終勸
帝收攬俊傑與圖大業

帝善之每與謀多當

帝意者從下浙東擢知池州府未幾召爲省都事會
處州降命耿再成守之以炎爲總裁聽自辟掾史
處州故賊衝環城壁塢相望不受約束炎匹馬入
城召州豪長跽階下諭以順逆禍福曰吾生若無
自爲滅宗計皆叩頭流血誓不敢有二心由是轉
相告語孫使君仁武降者屬路炎乃擇精銳爲兵

即命其豪統之無事皆遣歸農寇來以符召立至
時天下擾亂賢者多隱匿不肯出炎訪其名以書
招之青田劉基最知名使者再往不出炎爲書數
千言陳天時人事劉不答無何就見炎炎置酒與
語論古今成敗詞辨鋒起劉乃歎服曰吾始自以
爲勝先生今見先生遠矣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
襲炎城中與合勢置炎幽空窖中脅之降炎不屈
乃以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炎引滿仰天嘆曰嗟
乎丈夫乃爲鼠輩擒乎飲酒自若卒使解衣炎大

罵曰此紫綺裘吾君所賜當服之以死遂見害後
追封丹陽縣男處州歲時祀之

曹義字子宜句容人永樂乙未進士授翰林編修
官至南京吏部尚書乞致仕平生端謹至屬纊猶
肅然卒賜祭葬

戴仁字以德句容人成化丙戌進士太常博士拜
御史督北直隸學修行立政當時稱之

凌傳字汝弼句容人舉鄉貢以文名授象山知縣
興學愛民嘗築堤障水民得粒食卒于官民哀慟

若喪考妣立祠祀之

宋李華字君儀溧陽人父沒哀毀如禮母復櫻廢疾
華侍藥衣不解帶者十餘年有田十餘頃歲先輸官
穀貴則減價以糶大觀政和間邑數蝗田獨不害
人以為異子朝正紹興中知溧水有異政葉夢得
薦於朝賜對轉官賜五品服陞辭乞易所得章服
封母從之

大明侯斯溧陽人吳元年以故官子徵起授尚寶司丞
兩使高麗知河南府累官吏部尚書

宋俞棗字祇若溧水人初授承事郎轉起居舍人給事中極論蔡京誤國謫知潤州改襄陽府鹿門寺有田千頃歲收租萬斛皆以供僧酒食費棗奏入官助軍儲一年召赴闕言官吏不率職願戒諭三省選擇監司俾表率州縣徽宗嘉其言賜紫金魚袋再試給事中言學校之政頗見施行除御史中丞又論戶部尚書劉炳忤京意改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在朝遇事輒盡言帝每嘉納竟以毀紹聖法安置太平州未幾復述古殿學士知江寧府子

孫後多顯者

魏良臣字道弼溧水人少游郡學聞母病亟歸剖股以進里中稱孝初第進士即詣闕訟陳東寃天下高其義義調嚴州壽昌令以治最聞召對遷吏部員外郎金虜犯高郵擇使講和高宗曰魏良臣有氣節可屬大事遣詣虜行成而歸會廷議不協丐祠閑廢累年高宗念其勞復除禮部郎官秦檜當國欲畀以言職力辭適金虜敗盟擢吏部侍郎奉使兀朮擁精銳懼之良臣辭氣不懾請觀國書曰

分淮畫守初議也今欲界長江非使臣所敢知執
論久之得從初約檜忌出知池廬二州後檜死召
拜叅知政事首請出衣冠之囚歸蠻瘴之冤遂特
起淹抑詔追無虛日時軍政廢弛乃核軍實禁工
役罷販賈觀聽一新竟以群邪側目歷潭洪二州
卒

吳柔勝字勝之溧水人舉進士第授嘉興教授浙
西使者黃灝委以荒政多所全活御史湯碩核其
擅放田租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爲人師改贛縣尉
韓侂胄用事黨禁甚厲柔勝獨與楊萬講學不輟
人以此服之時謫宦嶺南者多歿於瘴還過贛妻
孥率流落可憫柔勝乃置廣惠館括閒田所入待
之提點刑獄司辟爲屬獲盜盜當改官柔勝曰豈忍
以人命博一官丐祠歸嘉定初授國子正廷對切
直皆人所難言者未幾知隨州時議和邊將恐以
生事獲罪塞下有干北境者無輕重輒殺之郡人
梁臯被北人盜馬追之以弓矢相拒郡下七人於
獄柔勝立破械出之隨經兵火柔勝罷科歛寬逋

負獎忠義褒死節隨人大悅築隨及棗陽二城招
四方勇敢立忠勇軍金虜敗盟圍棗陽三月不拔
而退諸郡賴之改池州兼知鄂州值歲饑活人甚
衆復改太平州鄂人遮道泣留治太平一年上章
請老陰秘閣修撰卒柔勝天性孝友與彭龜年楊
簡袁燮相師友每以行事至否爲學力淺深之驗
嘗曰士以大節爲本大節苟虧他美莫贖故罹黨
禍十餘年不變其操贈觀文殿大學士太師魏國
公謚正肅子四源泳俱補迪功卽淵潛自有傳

吳淵字道父柔勝子端重寡言苦志力學五歲喪
母哀泣如成人舉進士調建德主簿史彌遠館留
之語竟日大悅曰君方爲國器欲以開化尉處君
淵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改容禮之不復強
至官巖幹有聲江東九郡冤獄咸訴使者乞送淵
申雪改差浙東制置使幹辦公事丁父憂詔起復
力辭不允再辭且貽書政府力言其非時史嵩之
方奪情或曰得無碍時宰乎淵不顧詔從之服闋
累官寶章閣學士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兩淮

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爲優恤使主客相
什伍無敢犯由是獨獲濟以功加華文閣直學士
工部尚書改知隆興府兼安撫轉運副使歲大侵
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尋知鎮江復以母憂
去職服闋提舉南康節制斬黃等處峒寇擾亂攻
破數縣淵命將擒其渠首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
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歲亦大侵淵在鎮江并
今所全活復不下數十萬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
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行宮留守節制和無
爲安慶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黃廬荆
三大砦二十二小砦團丁壯分隊伍星聯碁布暇
則耕有寇則戰屹然爲一方保障詔嘉其功拜資
政殿大學士與執政恩例封金陵侯復進爵爲公
寶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卒贈少師謚莊敏淵有材
畧尚氣節所至黜學養士然嚴明太過其弟潛亦數
諫止之所著有易解及退庵文集奏議

吳潛字毅夫淵弟舉進士第一授簽鎮東軍節度
判官紹定四年都城大火潛上疏累千言勸理宗

盡修省之實闔宦之竊美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
萌禍患者勿耽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
邪者斥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
正論以爲皇極庶幾彌災爲祥易亂爲治又貽書
史彌遠論六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俸給三曰賑
恤都民四曰用廉潔老成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
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寶章閣浙東提舉
常平辭不赴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
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虜既滅則與北狄爲鄰
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六年除太府
卿兼權置守安撫使知建康府首奏以釧剩事例
并諸司問遺例冊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次論金
輶興亡本末甲午和戰非宜又論進取有甚難者
三事後皆如其言除秘閣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
兼知隆興府奏言諸郡兵荒已將紹定六年以前
官物住催乞下本路一體蠲閣論每田一畝出官
會一貫其害有九復屢論計畝納錢和戰成敗大
計衰宜急救備不可闕乞養宗子以繫國本皆切

時務理宗頗嘉納之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質謨
閣學士知紹興浙東安撫使尋召同知樞密院兼
叅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之不能
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
驚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整師博采衆益以爲鑿
工使臣輩得以効牛溲馬勃之助淳祐十一年叅
大政拜右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灾乞解機務以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官又四年授沿海制置
大使判慶元府條具軍民久遠之計達于政府奏

皆行之又以餘錢代民輸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
萬以久任丐祠且累章乞歸進爵崇國公判寧國
府還家又召拜左丞相會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
由大理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潛上章言奸臣
誤國又論丁大全沈炎等罪乞罷黜不報屬將立
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
下之福帝怒卒爲沈炎所論落職責授化州團練
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死矣夜必
風雷大作已而果然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德祐元

年追復元官潛平生篤義有經濟大志喪妻時未三十不再娶不畜婢媵立朝忠亮剛直議事皆出于正惜用之弗究云

大明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太祖禱郊廟泰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

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媿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間我也

成祖時自燕入臨至淮安泰言上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罪輒除國泰欲先圖燕黃子澄不可建文元年北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建文君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美柔翰詔闡外事一付泰泰遂移檄指斥

削屬籍北兵以誅泰為名疏請發奸臣齊泰黃子澄等與臣訊究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泰以谷王穗漏師遁還又慮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使李景隆將兵北伐泰極言其不可任三年北兵日進逼淮泗謫泰與子澄官求解兵李景隆書予燕謂齊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

成祖曰此緩我也不聽進兵益急尋召泰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君遜去泰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

興復被執見

成祖不屈死之籍九族故居為舖舍人稱為尚書舖云

仁宗時泰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嘉靖中知縣謝廷蒞為祠祀泰

丁沂字宗魯溧水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門無私謁獄無怨辭擢湖廣按察僉事董造

榮府常德之民賴以不擾賑湖湘饑全活甚多進浙

江副使嘗治水田賦獲利轉參政至布政都御史
所在吏畏民懷卒于蜀

宋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籍之六代孫也登宣和三年
上舍第建炎元年爲衢州司刑曹事會詔求直言
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
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
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
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倣禮部
尚書充通問使武臣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濰州
接待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
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翌日見左監軍
撻覽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
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
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啓兵端是
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群盜蠡起曾幾何
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
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覽怒取國
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砦明年又送邵于劉

豫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又作書爲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北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先并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議成及皓并南歸八月

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未褒贈者乞早頒恤典邵并携崔縱柩歸其家陞秘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觀移書時相勸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卒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囚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檜死得免有文集十卷子孝覽孝曾孝忠孝

曾後亦以出使歿。金人知爲邵子尚憐之。孝忠登隆興元年第官。至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金州事。兼制司。叅議。賜金紫魚袋。

張孝伯邵從子。登隆興元年第。淳熙九年任江寧知縣。訪求民瘼。奏停年租額外徵辦。大水。民饑。詔賑卹建康之被水者。孝伯爲經理。皆得其所。累遷叅知政事。未幾罷。時韓侂胄當國。孝伯勸弛僞學。禁復故相趙汝愚官。一時賢人貶斥者得漸還故

職

張孝祥字安國。孝伯從弟。以孝廢。稱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墳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墳冠多士。孝祥次之。冠又次之。高宗讀墳策。皆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墳冠第三。授承事郎。簽書。真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帝之抑墳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庭。請婚孝祥。

不吝冰憾之於是諷言者誣衮有反謀繫詔獄會
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
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
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對首言乞總攬權綱
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
司觀望鍛鍊成罪乞令有司改正又言王安石作
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乞詳正黜私說以垂無
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芝原以大木
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
早定大計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
中書舍人以論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除知
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
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
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爲姦利孝祥捕
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賴以濟張
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
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
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

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帝嘉之除
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叅贊軍事俄
兼領建康留守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金再犯
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
職復集賢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
使治有聲績再落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濟
以威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
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
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年三十八孝宗惜之有用
才不盡之歎孝祥俊逸文章過人最工翰墨嘗親
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且蚤負才峻蒞政
揚聲史臣尤嘆息焉

大明張瑄字廷重江浦人正統壬戌進士遷吉安知
府有治蹟擢廣東布政累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賦
性仁厚每讞獄惴惴恐入人罪鄉里有犯惟正其
罪而不加朴年七十有一致仕

王徽字尚文江浦人以戎籍入府學天順庚辰進
士授南京刑科給事中疏上五事極言古今宦監

之害因言牛玉冊 后一事致累

聖德因及大臣失職大觸時忌乃出謫普安判官滿
考遂歸不仕弘治初數論薦起爲陝西布政司叅
議逾年乞休致歸杜門不出公卿過從不答卒年
八十有三子韋字欽佩乙丑進士改庶吉士以親
老乞爲南部主事擢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凡請
託一切謝絕有被黜者則深自引咎士論歸之擢
南京太僕少卿時居母憂且病竟卒

莊景字孔陽江浦人舉進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
陳獻章友未幾同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
疏遂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論救
改南京行人司副次之以艱去不起居定山垂三
十年以薦召用巡撫何鑑入定山勸起之謁部長
揖尚書耿裕優禮之大學士徐溥謂當復景翰林
丘濬沮之仍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明年乞
告輒歸又明年猶以病罷時還山已歲餘云所著
有定山集景豪邁胸中多奇蚤著直聲以道自任
持身慕伊川矩度接人慕明道和氣晚乃應召而

出非其初志云

晉王鑒字茂高堂邑人少以文筆著稱初爲晉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杜弼作逆鑒上疏觀帝親征詞旨剴切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會弼平乃止中興建拜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有文集行於世

唐陳融六合人幼有至性奉親以孝友聞與人言若不出諸口尤以禮法自檢其遊止皆有常處鄉人無賢不肖皆敬之不樂仕進閉門誦讀博洽爲當世最

大明黃宏字德裕六合人弘治壬戌進士任萬安知縣擢戶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刑部進祠祭郎中轉江西參議九江盜起凌閩之黨甚熾聞宏徃走西山實據寧濠上世之墓莫敢兵也宏襲之夜遁擒其孥明年濠舉兵率群盜以叛先陳壽宴兩院三司畢至明日期往謝首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一時迫脅者多得釋宏不服以手械向柱蹙項死之暴其屍數日逆黨劉養正請具棺後濠

誅贈宏太常少卿祀于旌忠祠

論曰秦漢三代而上章縫儒碩英偉竒特之士大抵皆齊晉產也迺江南士獨亡可與比數其故何哉當時咸傳鄒魯之學戎兵介冑馳騫秦晉之郊而此地越在遐服則泯沒而無聞者未必無之也自孫吳來史傳稍有可紀嗣後王謝諸賢風雅相扇一時江左人士莫不含靈吐竒崇功立業穢穢然矣而諸志乃不載之抑又何哉夫蜀之躡鴟楚之丹堊猶以爲美而况實生於斯鍾山川之秀者乎余於志中備而錄之云

應天府志卷二十八終

應天府志卷二十九

勲封傳

綏猷以文戡亂以武文武並用國迺長久糾糾虎
臣秉鉞臨戎奉行天討靖此妖氛作勲封傳

漢史崇字伯勤杜陵人建武中累官青冀二州刺史
封溧陽縣侯天下既平詔公侯皆就封崇治尚寬
簡不威而化卒謚壯侯因家溧陽子顥孫茅世其
爵茅除尚書遷侍中轉鎮西將軍雍州牧宰治寬
猛適宜時人德之謚曰頃茅二傳至鉉改封蘭山

侯裔孫嵩韶仕吳俱有功嵩爲平越中郎將蒼梧鬱林太守封撫陵侯韶爲交州屬國都尉封陽羨侯淵諒憲皆仕晉淵歷尚書左民郎江陽太守封秭縣侯諒爲琅瑯王主簿以討蘇峻功封常安侯憲官建安太守封山陰侯唐有溧陽侯淨滋亦其後也淨滋弟務滋累官司賓卿景龍四年授侍中封溧陽男天授初進拜納言武后使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詔與來俊臣維治刺史劉行實反狀俊臣誣務滋與囚善掩其情命俊臣并治之遂自殺

杭徐字伯徐丹陽人以膽智稱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烏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遷太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遷長沙太守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增封千戶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少好學爲諸生性剛直有大節舉茂才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在官清白與郡守張磐構隙卒無以紂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

欲以汚之乃委官去復除盧令遷幽州刺史徵拜
議即參車騎張溫軍事西討韓遂邊章謙輕溫及
軍罷還百僚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投之
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于公一朝
以醉酒過失不蒙容貸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
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
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
作今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
祖深自罪責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

慰其意時溫于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

爲公耶溫曰恭祖痴病尚未除耶遂爲置酒待之
如初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刺史討黃巾大破走
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四方
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
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流民多歸之而謙信任非人
殺下邳闕宣而并其衆初曹操父嵩辟難琅琊時
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操歸咎
於謙欲伐之而畏其強乃表請罷州郡兵謙上書

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
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
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
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群起屯結連兵至今爲
患若承命解甲弱國日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
以益寇今月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
本下令群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強幹弱枝遏惡止
亂之務也臣雖愚昧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
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強寇維力是眎入宣
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操得書知不
罷兵初平四年擊讎破彭城傅陽讎退保剡操攻
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三輔
百姓依讎者皆殲興平元年操復擊讎略定琅琊
東海諸縣讎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呂布據兖州
操還擊布是歲讎病卒

吳陶璜字世英秣陵人也父基交州刺史璜少歷顯
位會交州亂晉遣南中監軍霍弋犍爲楊稷與將
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等自蜀出交趾璜爲蒼梧

太守拒戰敗于分水亡二將大都督薛珣怒謂璜曰君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元有勇將解系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

曰解象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璜遂克交阯

因用璜爲交州刺史初霍弋命稷晃等守交阯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湏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吳主以璜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

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郡督吳既滅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

晉陶田璜從子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後田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峻將至田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

亮聞之深悔不從田之言尋王師收績田還邑收合義軍得千餘人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導以田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田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田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田性雅正不憚疆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道所昵

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
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爲熒惑守之吾當遜
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
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
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不許徙護軍將軍常
侍領軍如故未拜卒謚曰威

南北朝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幼有至性父樹卒
貧無以葬乃勤力耕種時旱苗稼枯明徹每之田
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苗更生秋竟大獲足充

塋用起家梁東官直侯景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
斛而隣里饑餒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
柰何有此而不與鄰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
豐儉郡盜聞而避焉賴以存活者甚衆梁紹泰中
討杜龕張虎等東道平授南兖州刺史封安吳縣
侯陳文帝天嘉三年周迪反臨川詔以明徹爲安
南將軍總督衆軍討迪尋授鎮前將軍五年遷鎮
東將軍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文帝謂曰吳興雖
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臨海王即位授

領軍將軍尋遷丹陽尹華皎陰有異志詔明徹等率兵討皎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大建初議北伐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統衆十餘萬發建康緣江城鎮相續降欵軍至秦郡克其水柵齊遣尉破胡將兵爲援明徹破走之斬獲不可勝計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都鄉里以爲榮進克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爵南平郡公次平峽石岸二城進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至與刺史王貴顯

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治攻具又迨淝水以灌城齊遣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也於是躬擐甲冒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禽王琳王貴顯等景和遁盡收其駝馬輜重詔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爲都督六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
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莫不踴躍六年自壽
陽入朝宣帝幸其第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齊
遣援兵前後至者數萬明徹又大破之八年進位
司空會周氏滅齊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進軍北
伐令其世子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梁
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復敢
出明徹仍進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于城下攻
之甚急周遣王軌將兵救之諸將議欲破堰拔軍
以舫載馬馬至裴子烈議曰若決堰下舫舡必傾
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於事爲允適明徹苦
背疾甚篤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
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勢以退軍冀獲濟及至清
口水勢漸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尋憂
憤遘疾卒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世居建康父文成仕
梁爲將帥量少善自居處有幹略便弓馬梁主繹
爲荊州刺史文成分量入馬令往事焉起家湘東

王國常侍兼西中郎府中兵參軍兵甲士卒盛于
府中荆雍之界群蠻數反山帥文道期積為邊患
王僧辯征之不利遣量助之與僧辯併力大破道
期斬其酋長以功封廣晉縣男授涪陵太守侯景
之亂湘東王遣五軍入援量預其一臺城陷還荆
州侯景西上攻巴州湘東王使王僧辯入據巴陵
與量并力拒景大敗景軍擒其將任約進攻郢州
獲宋子仙仍隨僧辯克平侯景其後荊州陷量據
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與琳合而別
遣使從間道歸朝陳主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平
西大將軍都督桂州刺史天嘉五年徵為中撫大
將軍量所部將帥多戀本土並欲逃入山谷不願
入朝世祖使湘州刺史華皎以兵迎量天康元年
至建康以在道淹留為有司所奏華皎構逆以量
為使持節西討皎平并降周將長胡公拓拔定等
以功進封醴陵縣公

大明楊洪字宗道六合人祖政漢中百戶洪嗣官調
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累

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鵞疏洪短

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即械至京姑貸汝二人時洪頗爲衆息 上又每舉洪功勵諸將洪

益自奮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之呼楊王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 上皇道宣府

北狩去洪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洪獄中自劾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擊虜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進侯洪爲

將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

正統景泰間稱名將也先之難奮不顧身一時諸

將功爲最景泰二年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謚武

襄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

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

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上言也先往

時酋長尚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旣弒脫脫不花并

其衆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

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
在哈刺莽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
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
延綏甘涼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
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餘壯勇各選老成謀略將
官統率迤西悉赴代州迤東悉赴永平結營操練
更選京營騎兵申令肢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
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赴獨石
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

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
必來侵我正兵取磔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
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顧必擒
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
其奔潰奇兵夾擊立致摧敗此實戰攻取勝之機
抑臣又聞三軍之害猶豫最甚昔在有宋澶淵之
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間以群疑
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又有甚於今日者臣一
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屍固其分也事下

總督總兵及營中諸將校議少保于謙言未便遂止先是遣俊及劉深充遊擊將軍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堡叅贊叅政葉盛言俊往守獨石所謂敗軍之將乞遣深罷俊遂令俊護瓦刺使人出塞會傑卒遂嗣父侯洪從子能信別有傳

楊能字文敬世開平指揮使己巳之變援爲將驍雄善戰有功陞督府同知景泰初總兵鎮宣府與李秉共事天順元年陞都督仍充總兵鎮宣府援大同有功遂封武強伯食祿千石四年卒無子父

林乞以能弟倫嗣伯得世指揮使

楊信字文實幼武勇正統初從洪征興州虜轉戰西涼亭白塔兒斬首功累陞指揮僉事十四年薦陞都指揮僉事守碛溝堡戰虜紫荆倒馬五郎河有功景泰二年出宣府歷陞督府僉事充叅將再守懷來會洪病移信協守宣府五年充副總兵天順元年召還京陞同知移鎮延綏明年虜孛來毛里孩入塞擊退又明年虜入寧夏塞信合武平伯陳友兵於安邊營夾擊虜遁去四年封彰武伯食

祿千石與世券五年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
入河套出沒塞上召信至京問方略信言兵難遙
度乞精騎疾走至榆林圍上

上從信言命爲平虜將軍總諸鎮兵至延綏嚴烽火
謹斥堠虜不得入覘虛實忽突入塞信縱兵遊擊
小龍州鐵青原虜錯愕盡棄人畜遁渡河去明年
還鎮大同六年虜又入延綏信西援信曰虜況我
大同兵渡河必乘虛東掠設伏胡柴溝虜果至伏
發擊斬獲功多八年又敗虜伯顏哈答自是虜不

敢輒入塞與世伯券十三年卒贈侯謚武毅

論曰古者文武一揆非有二術後世士鮮通才其
超乘投距蹠跡不羈之材乃獨以武稱亦異乎東
山繡裳之師矣夫不遇則爲椎埋屠狗之雄及一
旦際會風雲出奇奮智廼能安定國家身名俱泰
斯亦不足尚哉

應天府志卷三十

一行傳

人含五靈戴圓履方惟孝與義是維天常孝以明親義以立節嗟哉尚矣名其可滅作一行傳

吳沈瑩丹陽太守晉伐吳後主皓使張悌督瑩及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

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江西自清
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
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
日也吾恐蜀兵來至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
渡江決戰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
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
中道不憂不破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
至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
戰吳軍大敗瑩與悌震皆爲晉軍所殺

晉羊曼字祖延南城人少知名嶮峻作亂加前將
丹陽尹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嶮
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嶮所害
年五十五

南北朝劉秉字彥節宋宗室也少有才俊朝野推譽
之泰始初尹丹陽時蕭道成專政將圖篡逆秉與
索粲等謀誅之不克與二子承侯並遇害

宋潘振任溧水縣尉建炎三年十一月金虜犯建康
遂陷溧水振死之

趙壘之建炎中爲上元丞金人過江諸將兵皆引去壘之帥鄉兵迎敵死之贈奉議郎

程克巳德興人嘉熙初任六合縣尉蒙古兵犯境克巳及其次子附鳳俱死事聞贈克巳階朝奉附鳳爲淮西運司幹辦官

葛秉德祐元年知句容縣事元伯顏陷建康招諭句容秉兵敗自繫于獄遂被殺

程洙休寧人德祐初任上元主簿建康陷百官投牒降元洙曰吾受宋恩今爲降虜手自經而死

晉樂道融丹陽人少有大志好學不倦每約已周給

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叅軍敦將圖逆以告其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削湘州以弱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耻邪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戢自散大勲可就矣

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
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
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
下兵卓兄子印時爲敦叅軍使印求和於卓令其
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蹇與道融勸卓曰將軍
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
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
不從道融晝夜涕淚諫卓憂憤而死

王諒子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王敦擢叅府事

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
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
機自領交趾太守乃逆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
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
修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
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
勅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
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不從即斬之碩怒
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克碩遂率衆圍諒

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頌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

南北朝張約之秦郡人嘗爲吉陽令徐羨之等謀廢立以次當及廬陵王義真乃議先廢義真爲庶人約之憤惋上疏切諫徙梁州府參軍見殺論者謂有田延年之風元嘉三年詔褒其義烈

陶子錡字海育秣陵人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錡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請建康今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乃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錡母嗜蓴母沒後常以供奠梁武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錡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蓴遂長斷蓴味

庾沙彌穎陰人也寓居金陵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及母亡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

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召見嘉之以補歛令
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
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
致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寓居金陵幼稱純孝數歲父
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
傷焉與族兄敞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
寺東澗

江紆字含潔考城人居金陵父舊光祿大夫患眼
紆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
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紆第三叔祿與
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乃因智者捨捨同夏
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
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
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梁南康王召爲
主簿不樂仕進父卒廬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
卒

張松建康人兄悌坐罪當死松及弟景各欲代其

死縣以讞上梁武帝以爲孝義特降其死

謝貞字元正晉太傅安九世孫也幼聰敏有至性
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
亦不食徃徃如是親族莫不竒之母王氏授貞論
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五言詩從
舅王筠竒其有佳致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畧通
五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
號頓於地絕而復蘇初父蘭居母阮氏憂不食泣
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暉乃共

徃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
既無兄弟極湏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
少進餽粥陳大建五年貞在江陵遂隔于周爲趙
王侍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甚相禮遇貞以母
在江南每獨處晝夜流涕王知之以白武帝乃遣
還爲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
刺史辟貞爲主簿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自
踈於王每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
重之弗之罪也俄而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

貞獨不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官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竒之因勅舍人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起固辭勅敦迫之以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徐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柞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貞遂病卒

唐張常洧字巨川句容人父璋爲建州司戶建中四年卒常洧廬於墓者三載墓側生瑞芝十二莖守上者表聞旌異之其從孫公挺亦以孝稱人謂張氏世孝云

劉鄴字漢藩句容人父三復以文章知名李德裕觀察浙西辟爲掌書記鄴幼而聰敏童非時便能屬辭德裕使與子共師學德裕廢客游江湖間久

之召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傷德裕以朋黨黨
死海上書訟其冤復德裕官爵世高其義云

宋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
亂賊衆奄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
城既久危感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
曰吾爲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
乎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
卒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爲
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降賊城壞傳
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與邈峽求父屍溺
死人以爲父死于忠子死于孝奏至太宗嗟惻久
之錄傳序次子照爲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照卒
後以照弟昉爲三班奉職

秦熹溧陽人爲人長者歲收租萬餘斛凡輸者令
自行槩間捐之鄉人德焉熙寧元豐間頻歲饑饉
熹爲薄粥賦之或給以儋石全活甚衆有司聞而
薦之不起

錢戩溧陽人居父憂有少年來曰而父在京逋我

金戩欲償之第有難色且令舉其驗戩獨曰大人
與人交信彼必不我欺且父貸宿餼拒無左驗詞
雖直非孝子待親之道卒與之家瘠不悔元夕家
人出觀燈隣人潛盜戩覺之呼前諭曰爾良家何
乃至是取金與之使去竟不語子時敏字端修登
政和第擢大理寺丞累官敷文閣待制時敏始生
有鵲啣青銅五銖錢置庭案人云陰德之證

劉緯溧水人累官安撫使靖康初死金人之難其
後曰應炎者任臺諫因不附賈似道被謫歸隱不

仕云

秦鉅字子野江寧人建康侯堪之子嘉定間通判
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
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
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
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
焚有老卒見煙焮中着白戰袍者識其爲鉅也冒
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
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灑

皆從父死後贈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誠
之皆立廟蘄州賜額褒忠贈浚澤通直卽淳祐十
二年特封鉅義烈顯節侯

楊俊字質英溧陽人性至孝父卒居喪盡哀廬墓
三年理宗時登第歷勅令掌翰林院

嚴晃字昇之溧水人精於周禮第武舉進士授教
諭元兵渡江負其母避難卒與兵遇兵欲刃其母
晃以身蔽之中頸幾死終身不能仰視壽七十八
卒

趙煥字仲章溧水人博通經史授學諭父卒廬墓
側終身不仕四方學者多宗之尊爲亭山先生

元樊淵字浩翁句容人事母孝宋至元十二年春母
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
兵兩釋之母亡事之如生十年薦辟不忍去墳墓
終不起

顧童子建康人年始十六母吳染疾困篤不食者
數日童子籲天引刀剖腹取肝雜粥藥以進母即
甦翼日童子病又一夕竟死母以壽終

趙龍澤字萬里溧水人父鑑尚義業儒以薦授江
西行省都事追封句容縣男龍澤爲人剛果有幹
蠱才授雷州清道寨巡檢侍養不仕時汝穎兵起
攻陷建康龍澤不屈而死贈浙東宣慰使司都元
帥府照磨子權亦從父死弟雷澤與其子楷家居
亦遇害

大明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歷官刑部
尚書

文皇靖內難方孝孺被逮搜捕族黨甚急澤時謫寧
海典史力爲周旋故方氏有遺育於世後經孝孺
宅爲詩以悼時人義之

周板 上元人其先宋元九世同居 國初王師渡
江板糗糧以迎乃官板武寧主簿正統間板孫鏞
者出粟賑饑 旌爲義民

端木孝文 溧水人尚書以善子與弟孝思皆以儒
士起家孝文爲翰林待詔孝思爲翰林侍書先後
使朝鮮以清節爲遠人所服立雙清館

戴慶祖 溧陽人洪熙初擢太常贊禮卽累官少卿

與修太常儀註正統中歿於王事贈太常卿

王一居上元人讀書樂善太常贊禮郎宣德初祀南郊禮度詳雅歷遷少卿正統中歿於王事贈太常卿

陶元素字希文上元人正統間舉進士以親老乞歸養教授諸生不復仕時推重之

謝芳字景昌其先贛人仕南京遂籍上元景泰丁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郎中出知永州府有孝行

蔣達字文孚江都人戎籍家南京少以文學名進士任嘉興知縣拜御史值宸濠叛出軍江上以勞邁疾卒事聞贈光祿少卿 諭祭

武暉溧水人嘉靖間任台州府知事三十一年倭寇台御史檄暉禦之突入賊中伏發衆潰暉死之事聞贈太僕寺丞蔭子立祠 賜額愍忠

倪壽張繼宗龐景華江元孫馮添孫俱南京人以孝先後 旌表

論曰昔人言五代史傳一行非五代之美惟時鮮

之故傳之也余以爲不然夫君子急於與善而緩於貶惡苟有可書方大書特書又豈以時之所鮮而然哉是編所載皆忠孝節義有補於世教非苟然者楊邦乂雖死義而制行超卓故別傳云

應天府志卷三十終

應天府志卷三十一

列女傳

二儀肇判坤爲女德從一而終是曰靡慝投崖全貞剖肝表孝義重于生凜執水操作列女傳

漢徐氏丹陽太守孫翊妻也曉卜筮初媯覽戴負逃竄山谷翊皆禮致之以覽爲都督負爲丞二人常蓄異志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入語徐吾明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不聽乃大會賓客至暮翊送客覽使其黨邊

鴻暗中賊翊走入山徐氏購捕中宿乃得覽負歸
罪殺鴻諸將皆知覽負所爲而力不能討也覽入
居軍府中取翊婢妾欲復取徐徐恐乃給之曰湏
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
舊將孫高傅嬰等以佯許之故且願哀救高嬰感
泣許之高嬰乃密與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相誓
晦日設祭徐氏哭盡哀乃除服薰沐更於他室施
幃帳言笑示無戚容覽密覘視不復疑徐呼高嬰
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覽感意入徐出戶拜
覽亦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
人即就外殺負徐氏乃反服奉覽負首以祭翊墓
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悉族誅覽負餘黨擢高
嬰爲牙門

吳習氏丹陽太守李衡妻也衡爲郡數以事侵瑯琊
王休習氏每諫不從休乞徙會稽後休立衡憂懼
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欲遂奔魏妻曰瑯琊
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
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

當逆見優容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
加威遠將軍授以禁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
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
株臨死語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
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
用耳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恒稱
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吞曰且人患
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
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

南北朝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適袁氏生祭而其
父卒祭尚幼孤寒無依王訪績以供朝夕祭嘗以
事忤宋孝武坐徵下獄王候孝武出負磚扣頭因
至傷目祭疾王憂念特甚慶祭父曰慈孫疾無憂
將爲國器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及祭貴王恒以
慶言爲戒祭因自損抑遇遷官常辭不拜祭後討
蕭道成不克死于石頭城

魏氏王僧辯母也性和順僧辯以事下獄魏徒行
謝罪梁元帝不與見乃詣貞惠世子自陳無訓辭

旨哀切世子爲改容及僧辯得釋魏深相責勵勉以忠孝後僧辯殄滅侯景克復舊都魏恒以讓抑爲戒卒謚曰貞敬

宋夏氏女溧水人母有疾女割腹取肝療之淳熙中表其里曰昭孝

余氏溧水人少寡居貧甚里中有惡少操刃逼脅之余不從遂死事聞表其市曰節婦里

花山節婦溧水人失其氏德祐間爲元兵虜至崇賢鄉碑亭橋嚙指濡血於橋上題詩畢即投水而死後人以花山節婦名之

元王氏闕文興妻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爲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張氏句容陰有光妻年十五歸陰氏六年而有光

卒誓不改節父母迎歸復許嫁尹氏張知之乃自
刎明日姑至復甦曰不幸至此母以新婦爲念言
既而絕

衛氏趙宗澤妻建康人少有志操時汝穎兵起攻
陷建康衛與趙棟妻夏氏趙楷妻劉氏俱誓不受
辱沉水而死時號三烈

史氏溧陽人元末遭紅巾之亂舉家被害以刀自
刎不絕乃抱子入水死

素氏孤女溧水人年十五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篤
於外者數年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隣
婦強携女出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
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大明楊氏金陵民家女事安陸侯吳復爲妾復守黔
陽以疾卒楊自縊以殉事聞

高皇親降手勅封貞烈夫人

孫氏高淳劉彥陽妻也彥陽官平江携孫舜二女
未幾卒孫旅寓奉彥陽喪謀歸塋會兵亂城陷掠
孫氏欲犯之不從被害脅其二女以行二女泣曰

今無所歸願相從乞掩父母骸骨賊從之隨至江濱皆赴水死

王氏高淳人嫁爲劉檜妻檜卒王方少艾人爭求娶不已王自傷曰死者人不免何可辱身爲遂自殺聞者哀之

王氏錦衣指揮僉事黃賓妾也賓以病卒黃即欲自刎爲家人所救尋復自縊成化聞旌表

唐氏六合人適龍虎衛陳貴貴領海運唐度不能還乃斷指爲別貴果溺水死人慕其色欲求娶唐

泣下乃囑隣人宜備火中夜縱火自焚死鄉人哀之

畢氏六合庠生季文奎妻文奎卒誓不他適後爲父母所逼遂自縊死事聞旌表

柴氏江寧王宗妻宗爲郡學生構危疾柴視藥晝夜不離側宗語之曰我死善事後人柴俛首哽咽而已尋謂其兄曰我以死謝夫及宗瀕危乃手治殮具以所用銀事分其一付家人云以此爲夫舍臨時覺我人莫測其意頃之竟先宗投繯死口中

已含其一事聞旌表

王氏江東人爲都指揮陳忠妻忠守交趾王與俱會黎賊叛忠戰沒王時年二十三携二女登竹筏出交趾東海城進海門潛賂賊黨收忠屍殮之浮海開關扶柩南歸葬所居後紡績以度朝夕卒與忠合葬人謂其夫婦忠節兩無所愧云

孔士傑妻許氏

句容人

萬壽春妻王氏

句容人

朱約妻石氏

句容人

范宗啓妻梁氏

溧陽人

以上洪武間旌表

何官童妻汪氏

江寧人

張五妻俞氏

京城人

李佛保妻胡氏

京城人

楊祖壽妻余氏

府軍右衛人

陸阿葛妻倪氏

江寧人

張德清妻周氏

句容人

竺原善妻鄧氏

句容人

陳儀之妻魏氏

句容人

譚謙妻王氏

句容人

以上永樂間旌表

蘇官福妻薄氏

府軍右衛人

王留兒妻鄭氏

神策衛人

田二妻王氏

府軍後衛人

黃受公妻龔氏

豹韜後衛人

陳安兒妻江氏

豹韜前衛人

陳阿福妻秦氏

江寧人

陳忠妻仲氏 上元人

周稱住妻張氏 江寧人

郭盟妻徐氏 六合人

張豫妻倪孺人 江寧人

以上宣德間旌表

鄭忠妻周氏 龍江右衛人

徐真保妻朱氏 江寧人

李老哥妻孫氏 江寧人

袁討兒妻張氏 錦衣衛人

伊端妻魏氏 上元人

以上正統間旌表

胡澄妻謝氏 六合人

鄭瓊妻袁氏 六合人

王經妻朱氏 六合人

趙和妻孫氏 駙馬輝之母

以上天順間旌表

朱金保妻蔡氏 上元人

周濟妻姜氏 上元人

陳慶妻曹氏 上元人

徐義妻馬氏 京城人

楊阿庇妻陳氏 上元人

孫敏妻喬氏 京城人

趙壽妻呂氏 江寧人

唐思敬妻尤氏 上元人

薛雙兒妻卞氏 上元人

張純妻龔氏 上元人

徐昱妻錢氏 上元人

羅受同妻倪氏 上元人

侯四兒妻吳氏 江寧人

葉阿僧妻張氏 上元人

史子澄妻王氏 溧陽人

凌氏女 高淳人

以上成化間旌表

任忱妻焦氏 江陰衛人

邵澄妾段氏 龍江左衛人

以上弘治間旌表

吳達妻俞氏 江浦人

正德間旌表

馬鑑妻江氏 六合人

嘉靖間旌表

孝女趙氏知府俊女母病剗肉療之病愈事 聞

旌表

論曰大易言坤之德柔順利貞夫貞正而固也蓋天下之道有經有權惟君子能屈伸變化要之無媿于義云耳若婦人之節專一無二不得以此論之或峻維以自防或捐生以明志惟固而後正可全也今讀其書者凜凜猶有生氣胡可泯哉胡可泯哉

應天府志卷三十二

雜傳

聖遠言堙異術並興辨言亂政末俗是營彼何人
斯遊方之外不耕不織伊民之害作雜傳

漢季南字孝山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永元中
太守馬棱坐盜事被逮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
通謁賀棱意恨之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若
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
來稱慶旦日棱延望景晏以爲妄至晡乃有驛使

齋詔原停棧事南問其避留狀使者曰向度宛陵
浦里旒馬跪足是以不得速棧乃服馬後舉有道
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
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
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
先吹竈突及非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
也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沈建丹陽人世爲長吏建獨好道學導引服氣之
術又能治病輕重應手而愈嘗遠行寄僕婢并牧

羊子人各與藥一丸皆不復食建還更與藥乃食
如故

晉戴洋字國流吳興長興人好道術解占卜時陳敏
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
族滅何足顧也未幾敏果反誅初混欲迎其家洋
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
便止歲末敏弟相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洋後
居建康占候符驗甚衆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嗜經術博學有高才

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寇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美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既過江王導深重之引參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繹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非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其符驗若此者甚衆王敦謀逆璞托卜筮諫止之爲敦所害所著江賦南郊賦世傳誦之

南北朝徐文伯字德秀丹陽人太守熙曾孫熙好黃

老隱秦望山有道士授以扁鵲鏡經曰君子孫當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世傳嘗爲鬼針腰痛秋夫生道度叔嚮皆精其業道度仕宋文帝

朝位蘭陵太守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兼
有學術倜儻不屈於公卿不以鑿自業爲效與嗣
伯相埒孝武路太后病衆鑿不識文伯診之曰此
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
常侍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鑿
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投之即吐得物
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
一髮而已病都差子雄傳家業位奉朝請能清言
多爲貴游所善事母孝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
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絕嗣伯字叔紹亦有
孝行位至貞即諸府佐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
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診之曰
卿伏熱應湏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
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
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
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擲之又盡水百斛伯
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
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

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常有婦人患
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
人枕煮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
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蛇耳極難
療當得死人枕服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
蛇蟲頭堅如石五并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
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
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
之曰三病不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

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
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蛇者久蛇
也鑿療既僻蛇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
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
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
枕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嘗春月出南籬間
戲聞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
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
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

跳投床者無數。湏臾所歎處皆突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其神異若此。

元蔡槐德興人。僑居建康。工相術。莫知所師。受與人言。率肆意指陳。亡所諱。避人信而畏之。至元間。世祖問朕壽幾。何對曰。壽及八旬。時春官未建。嘗見便殿。俾定儲君於諸皇孫中。對曰。某位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即成宗也。久之。大臣有爲姦利者。請問休咎。槐拒不往。見他日見於朝。辭色甚怒。槐爲言曰。相公能憂國愛民。自可享着順之福。然亦懼其讒間。授集賢學士。辭不拜。乞歸田里。從之。復其家。稅役隱居。鍾山臺省以下。恒歲時存問。數年時相果敗。元貞初。復召不赴。以疾終。

大明。蔣用文。句容人。洪武中以醫爲太醫院判。賜第。全節坊。歷事三朝。仁廟監國時。扈從北。上疾卒。遣中官護歸。贈院使。謚恭靖。

姜濟字子澄。江寧人。善書工小楷。仁廟在潛邸。召寫泥金經。喜之。洪熙元年。授中書舍人。擢吏部。

主事知雲南府進按察副使

漢三茅君長曰盈次固次衷濛玄孫也咸陽南關人盈得道初元中入句曲山固武威太守衷上郡太守並解任從盈學道俱得仙

吳葛玄句容人也有仙術嘗從吳主權至溧洲遇大風百官船沉玄獨出水面而衣履不濕吳主重之於方山爲立觀後傳白日昇舉

晉許邁句容人也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曰君元吉自天宜

學升遐之道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時父母存未忍遺謂餘杭懸甯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甯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携其同志徧游名山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朮涉三年欲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

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耿爾自得乃改名玄
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
與王羲之相與爲世外之交遺羲之書云自山陰
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
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
跡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乃好道者皆謂之
羽化云

南北朝張老六合園叟也梁天監中揚州曹掾韋恕
爲女卜婚張老隣韋居強媒氏言之韋怒曰貧叟

敢爾爲吾言日中致五百緡乃可張如期奩錢

韋韋大駭曰吾戲耳今柰何候其女亦不恨曰此
因命也遂適張園叟不廢其妻躬治爨濯了無忤
色韋中表咸以咎韋張知韋厭薄已也携其妻去
曰王屋山下亦有少業他日相思可過訪也歲餘
韋憶女令舅義方如其言求之見張宮室威麗衣
服璀璨固非人間有也因留韋宿其侍御珍膳音
樂歌舞又非嘗所聞見也韋莫測所以告歸以金
二十鎰爲贈豈果仙乎抑幻術固有之以眩人世

乎後莫知所終

桓闈者不知何許人事陶弘景爲執役之士積十餘年不懈一旦有白鶴集弘景中庭時弘景自謂已上昇之期臨軒撫接忽有青衣童子曰太上命求桓君耳闈遂乘鶴冲舉後三日密降弘景之室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蠶虫水蛭爲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言訖廼去

唐王遠知瑯琊人也父曇選嘗爲揚州刺史遠知母

夢靈鳳集身因而有娠遠知少聰慧博綜群書物事陶弘景受其道法隋煬帝鎮揚州時起玉清玄壇命遠知主之遠知心不欲鬚髮斯湏變白乃遣之少選又復故高祖龍潛常密陳符命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等微服謁遠知遠知曰此中有聖人因謂秦王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即位後欲加重爵固辭居茅山太平觀卒言百二十六歲大明周顛仙建昌人患顛疾嘗浪遊南昌撫州歲將三千歲有異詞每謁新官必曰告太平

太祖平南昌歸建業顛亦隨至

太祖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自後日顛不已一日命巨釜覆之圍以束薪火盡啓視儼然如故如是者三俱無恙詳見

御製碑文

冷謙字啓敬諳音律宋景定時人國初以黃冠

入見

太祖授之協律郎善遜一日至便殿索小壘先以一足入之已而漸沒其中呼冷謙輒應及視之乃空

壘耳因令碎之左右執碎壘呼之片片皆應自是
不復見後有人遇之武當者

晉人遁本姓關氏陳留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一時名流咸所推許在建業將法三載乃註安般四禪諸經嘗與人論逍遙篇曰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因爲之註群儒舊學咸所歎伏

南北朝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而爲號
在建康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或擲于地數

十人舉之不能得嘗欲之瓜步累足杯中食頃達北岸湖溝有朱文殊者奉佛法渡多來其家其他神異不可備述元嘉三年死塋覆舟山後人復見渡如平時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金陵祇園寺文帝嘗問之曰朕常願持齋不殺生命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凡庶不同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

役簡則無勞其天然後辨鍾律正時令鍾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衆矣安在乎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也文帝撫几稱善

寶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東道林寺修習禪業至宋泰始初始顯靈跡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挂剪刀及鏡或一兩匹帛與人言始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禁建康獄詰旦遊行如故

而獄中仍一誌迺迎入宮敬事之然一日著三重布帽人皆怪之俄而武帝殂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薨逝梁武帝崇信西法尤所敬禮嘗對武帝食鱠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誌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太子綱初生日遣使問誌誌合掌曰皇子誕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此後推尋曆數蓋與侯景同年月日生也天監十三年無疾而終

達磨西域僧也傳佛心印闡梁武崇信釋典乃自隋海廣州達建康時武帝與寶誌雲光講說因果達磨以為非佛旨乃面壁十九年不語後以所傳衣鉢授弟子慧可是為南來第一祖云

唐懷師姓韋本潤州延陵人從茅山吳法師髡髮為僧入牛頭山幽棲寺石室內修道虎鹿馴伏有百鳥獻花之異今各所居山曰祖堂岩曰獻花

論曰余觀方技之士皆有所假托以神其事若鑿方稱黃帝卜筮稱大易是已然要之有益於世聖人所不廢至神仙佛氏其說靡靡矣列子亦言化人蓋非常經而秦皇梁武竭四海以奉之何如哉